# 秦漢書疏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成帝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曰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

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
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
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
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
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
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
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
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
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

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愼威儀惟民之
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
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
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
萬方傳曰君子愼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
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
言

議郊廟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

下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群臣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秸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議定南北郊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群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御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玆

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衍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言其惡大甚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

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二世齋於望夷宮閻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
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
毀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
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
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
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
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
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
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
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

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

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彊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諫起昌陵

帝嘗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萌與氓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
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葢
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
謂群臣曰嗟夫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
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
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
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
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

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
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
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
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
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
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
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
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
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
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

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
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
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
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
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
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
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
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
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

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寳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

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室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

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

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韋玄成 字少翁鄒人韋賢子丞相

議罷郡國廟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

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
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

谷永 字子雲長安人大中大夫

應詔策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詔舉方正直言極諫
之士大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
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
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婁古屢字與讀曰歟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妒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

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笑古笑字）絶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

危之機聖王所致愼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絶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絶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覲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

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乂肅敬也乂治也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維先王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遺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士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呈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工官也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

冰之灾天下分絶爲十二州制逺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税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灾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恵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灾異皇天

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
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
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
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
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
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
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
唯陛下留神

上疏訟陳湯

射聲校尉陳湯坐免後上書言康居王侍子

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

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子玉楚大夫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口趙之西界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

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甞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乆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将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纎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盖之報况

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鞞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以啓臣之禮待遇之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論神怪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遙古遙字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故其景倒以示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

上有靈轄關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黃谷變化黃鑄黃金也道家言冶卅汱今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氷淖溺方士許以藥石若蹈氷九投之氷上氷即消液化色五倉之術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剉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王

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晃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

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上疏請勿治梁王

成帝時梁王立淫亂谷永上疏曰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閑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

倫辟成皐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以内亂之
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
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産
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致招妖麗
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
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
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
也既巳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効定失誤之法
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

亂之恥甚得治亂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薦用薛宣

竊見少府薛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辠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

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虎之譽是用越職陳宜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杜欽字子夏議郎

上疏訟奉世功

馮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

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

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

應詔對策

成帝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杜欽對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

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
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
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
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
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
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
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夏
尚質周因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
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

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愛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議勿受伊邪莫演降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皐王伊邪莫演等壽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

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
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
以爲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
單于詘禮稱臣列爲比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
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賞單于聘貢之質而更
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
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
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
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

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譙玄

## 上書諫專寵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

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懐憂國不忘須臾夫
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
旣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别此爲胡狄起於轂
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
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朱雲字游魯人博士

請劒斬佞臣

雲初爲博士坐減死爲城旦遂廢錮終元帝
世成帝時雲上書求見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

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

劉輔（河間宗室諫大夫）

諫立趙婕好

成帝欲立趙婕好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好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諫曰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灾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氏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

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

陛下深察

辛慶忌字子真左將軍

諫擊劉輔

劉輔諫立趙婕妤爲后帝收輔繫掖庭祕獄群臣莫知其故辛慶忌上書諫曰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謟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𠊱竊見諫

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親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

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
用輔丞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
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
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諫殺朱雲

御史遂將雲去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

曰

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
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郭舜都護

上言請歸康居質子

元延二年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

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曰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

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

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

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

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

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

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

欽陷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南昌尉

上書言權貴大盛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櫂朝而

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寖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曰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

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
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
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
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
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
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
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
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
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

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可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猶持劍而以柄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管仲為相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戮音祿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

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以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

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不從華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也金漢興以來社稷

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

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

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

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

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

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

亡及已

上書請建三統

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以

爲殷後復上書曰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

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

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
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
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
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
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
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
之名可不勉哉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丞相司直

災異封事

成帝時光祿大夫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後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何武上封事曰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

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御史大夫

上成帝疏

成帝初即位時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使上疏曰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使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

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馮逡 清河都尉

## 治河奏

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埶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

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班倢伃

辭同輦

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

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公乘興湖三老

上書訟王尊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寛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强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

筆劄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
煩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傅致奏
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
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
而秦漢不敢犯讒人閒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
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
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刺譏
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
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

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怨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西漢書疏卷之五 終